

尊敬的師父上人，尊敬的各位法師，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下午好！這一次來香港是我第四次了，看來我和香港的同修們比較有緣。來了以後，佛陀教育協會的同修，安排我要和大家再交流一下學佛的心得，我得遵命。上次我來我說了，到這我得聽這的，如果我不聽話，下次該不讓我來了，和同修們就沒有緣分了。所以讓我交流就交流，讓我分享就分享。

今天是第一講，第一講的題目剛才大家看了，總的題目叫「慧海拾貝」，小的題目叫「閒言雜語」、「閒言碎語」都可以。為什麼確定這麼一個大題？慧海就指的佛法的大海，我們到那裡去找點寶貝。我們不人人都喜歡珍寶嗎？那這個珍寶是無與倫比的珍寶，所以我們就到慧海裡去撿一點寶貝回來。為什麼今天立的小題目叫「閒言雜語」？我可以簡單的跟大家說說這個因緣。因為這段時間我基本屬於隱居狀態，同修們的反響很多，意見也不一致，各種各樣的說法都有，所以我就想第一節課就把這些問題向大家做個交代。一年多的時間，按同修們的話說，也逮不著妳了，妳跑哪去了，妳貓的這麼嚴實？那我得向大家匯報匯報，既然我現在來到香港，我得有個交代，讓大家知道我在幹什麼。所以今天這個題目叫「閒言雜語」，我就分這麼幾個方面來說，那就說閒言雜語之一，這個題目就是「我為什麼要隱居」，給大家交代一下這個問題。

因為從去年的春節，正月初一，師父在網上講我以後，我就成了名人。所以那一段時間就非常忙，來拜訪的同修們很多很多。有的同修說，劉老師修成了，她怎麼還吃飯？她都修成了，她怎麼還累得慌？師父把她說得這麼高，她怎麼還有起心動念？在這裡我告

訴大家，你們不要把我想得那麼神，我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老太太，我就是認真念佛，我今生想了脫生死，這是個不變的目標，除此之外我和你們什麼區別都沒有，因此不要把我想得那麼神。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，我需要吃飯，我也需要休息，我也有起心動念。如果現在我面對你們說，我說我告訴你們，我現在一點起心動念沒有了，那我是打大妄語，我是騙你們。我這一生如果說有一個優點的話，就是我不說謊話，我不願意欺騙人，我也不願意欺騙我自己，僅此而已。所以說我隱居，我這次就要跟大家有個交代。

我是去年的十月十五號離開哈爾濱到廣州的，從那個時候起到現在，應該說一年多的時間，我基本上就是閉門謝客。在廣州，廣州的護法居士護持得也很好，我住的地方也是保密的，我和外界也不聯繫。在廣州我是住了整整六個月整，一天不差。在這個中間，我只去了一次無著庵，因為無著庵的法師，還有我們定弘法師的舅父，再三邀請我去跟大家見見面。後來我想老人家說得那麼誠懇，不好回絕，那就去吧。所以我在廣州的六個月，我只去了一次無著庵，和大家見見面，除此之外我沒有去任何地方。這是這六個月。然後到年底的時候，和師父一起去了新加坡、馬來西亞和印尼。我們是十二月二十九號還是三十號啟程的，回來的時候就是一月十五號。

回來以後我又繼續住在廣州。從廣州回到哈爾濱是今年的四月十五號。回哈爾濱的時候，哈爾濱的同修們就給我安排了一個祕密的地方，從飛機場接我，直接就把我送到那個祕密的地方。本來我就不認道，拉著我，我說這都是哪，轉來轉去的？因為是半夜十一點多到家。就是這樣，也不知道這個消息還怎麼洩露了，這個祕密也沒保住。我到家大約是半夜十二點左右，就是我的新家，新的居住地。第二天我姑娘過來就跟我說：媽，可了不得了！我說怎麼的

？妳昨天晚上半夜到哈爾濱，今天早晨五點多鐘有居士就上我家去敲門了。因為我原來那個家，我姑娘和姑爺在那住。我姑娘一開門問幹什麼？妳媽昨天晚上半夜回來了，我們想見見。我姑娘說，怪不得妳堅決不回漢水路。我說這回妳領教了吧，真是不行。

所以到現在為止，漢水路那個家我基本沒回去。前幾天要辦一件事，去待了半個多小時，我一進屋我姑爺就跟我說：媽，妳回來的太及時了！我說怎麼的？他說妳要再提前十分鐘，有個老居士拎著豆油，拿著紙條來找妳，非得要見妳。我說那你怎麼把他勸走了？他說我告訴他，我媽媽不在這住，你在這等你也見不著。老居士非常難過。最後我姑爺說很對不起，你看大老遠你把豆油拎來了，那還得拎回去。完了我姑娘和姑爺也沒收他這個豆油，跟老居士談得還比較融洽，老人家就這樣走了。

我跟大家說這些就是什麼？這個隱居也是迫不得已的，我也不是說為了我自己我就想貓起來，我想閒著，我想養養我自己，沒有這個想法。這個想法是怎麼產生的，我同意隱居？因為師父上人給我的任務，就是讓我給大家做個好榜樣。對這個問題我確實是認真思考了，因為它不是一個小問題，它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，涉及到那麼多同修，他們在我這寄託了很大的希望。那我究竟要給大家做一個什麼樣的榜樣？我現在跟大家開玩笑的說，我說我這榜樣是肯定得做了，不做是不行的，但是究竟是做個好榜樣還是做個壞榜樣，那我就得掂量掂量。當然我想給大家做個好榜樣，我不想做壞榜樣，我要是給大家做個壞榜樣，我對不起釋迦牟尼佛，我對不起師父上人，我也對不起全國，包括世界各地的同修們，所以我必須得給大家做個好樣子。

這個好樣子得從哪幾方面來做？我想這三方面，第一方面，我要給大家做一個做好人的樣子，你人都做不好，你怎麼能作佛？所

以第一個樣子，我就想我要給大家做一個好人的樣子。做什麼樣的好人？做人要正，這是我給我自己制定的一個標準。第二個好樣子，給大家做一個學佛的好樣子，這個佛究竟怎麼學。第三個，我想給大家做一個成佛的好樣子。你好人也做了，佛也學了，最後你成不了佛，你沒給大家做好樣子。最後這個樣子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這三個目標在我心目中，我就想這就是我給大家做好樣的三個標準。

為了達到這三個標準，我想我必須得靜下來。譬如說，大海它很深很深，它的海底是什麼樣？如果我是一棵草葉、一個草棍，我要在大海裡，它只能浮在大海的海面，那個海底的深處，究竟是什麼樣子，肯定不知道。我要想知道海底的祕密，海底究竟是什麼樣子，我必須得沉下去，我得潛到海底。我想學佛也是這樣，如果我一天靜不下來，沉不下心來，導致的是什麼結果？我什麼也幹不成。那還像我去廣州以前那一段時間，整天就是接待，迎來送往，弄得我吃不上飯、睡不上覺，連續掉體重，掉了十七斤。所以那次我來香港，大家一下子就發現，劉老師怎麼這麼瘦？我說十七斤大概堆在一塊也好大一塊，這沒有了，當然就瘦了。我這次來香港比原來好得多。我從廣州回哈爾濱的時候體重是九十八斤，我現在體重是一百一十斤，那就是說我回哈爾濱半年，我長了十二斤體重，平均每個月遞增兩斤。應該是效果還不錯，這可能也是隱居的一個收穫。

我這一段隱居效果確實是不錯，我自己感覺挺好，同修們感覺也挺好。雖然是很多同修不理解，有的同修千里迢迢，從全國各地奔哈爾濱想見我，都沒有見到。當時我和刁居士在一起說這件事的時候，我們心裡也很難過，你說有的老菩薩六七十歲、七八十歲了，從全國各地，還拿著禮物，到哈爾濱來見我，就是沒見著，我們

心裡也很難過。掂量來掂量去，為什麼還得堅持？我說咱們就得狠心，必須得讓大家死了這分心，來到哈爾濱見不著劉居士，這樣他們回去以後就死心塌地念阿彌陀佛了，他就不想著老跑哈爾濱來見我了。這樣我靜下來的目的，就是讓大家都靜下來，我們雙方都受益。如果成天呼呼的，我這面幹不成什麼事，大家老往哈爾濱跑，勞民傷財。尤其是一些老菩薩們，從全國各地來，也確實很不容易、很辛苦，我也非常感恩他們，我深深感受到他們對我的那份真誠、那份愛。

我不是說給我拿禮物就好了，譬如說有的老菩薩從天津來，給我拿的十八街的大麻花，可能這是天津的特產。我知道天津還有狗不理包子，沒拿包子可能怕壞了，如果要不怕壞，大概狗不理包子也拿來了。還給我拿了四雙鞋，不知道我穿多大號的，三十七一雙，三十八一雙，三十九一雙，四零一雙，她們說反正這四個號裡總有一雙劉居士能穿。你看，可見她們的一片苦心，真的我從心裡非常感恩。還有的從外地來，拿各種各樣的家鄉特產。因為這個我跟刁居士有個約定，我說錢的問題一定要把住關，不要收任何人錢的供養，也不收物的供養。開了一個什麼小口？我說譬如周圍農村的同修們來了，拿點土豆，拿點柿子，拿點辣椒、豆角之類的，還有自己家裡園子種的大白菜，沒有農藥。我說要拿這個的收下，我們就開了這個口，其他的不收。

所以那麼多佛友，從全國各地來，真是讓我非常感動。有的居士見不著我，難過到什麼程度？就跟刁居士說，妳不讓我見劉老師，我就死在哈爾濱。這可是個大事，你說來見劉老師沒見著，最後死在哈爾濱，怎麼交代？我倆就商量，見不見？最後商量的結果，還是不能見。如果這個說要死在哈爾濱妳見了，他回去一宣傳，你們一說要死在哈爾濱，劉老師就見了，這呼呼的都來哈爾濱，都這

麼說，怎麼辦？她說這個還得攔住，最後這個也沒有見。反正刁居士的任務就重了，得做說服工作、做化解工作。有的居士跟刁居士說，妳轉告劉老師，她這麼做是錯誤的。刁居士都如實轉告我，我說不管怎麼說，咱們都耐心的聽著。

還有的居士直接跟我說，妳怎麼回事？老法師給妳講出名了，妳誰也不顧了，眾生也不度了，跑到家裡享受去了。我說是，你們這樣認為，我也沒有什麼可說的，我現在確實是在家裡。有些我的老同事，幾十年前，我六四年參加工作，就那個時候的老同事，對我都非常非常不滿意，就問妳都幹啥？妳為什麼不出來度眾生？我說將來我做什麼，你會明白的。我現在我就想明白，我就想看妳出來幹點事。我說我會幹事的。包括我的學生，我的同學、同事，反正對我隱居，大家還是很有想法的。堅持到現在，我感覺勝利了，逐漸逐漸被理解了。所以在這裡我向那些不太理解的同修，尤其是全國各地到哈爾濱去，想見我沒見著的同修道歉，感恩你們能夠原諒我、能夠寬容我，讓你們跑那麼遠的路。

其中，譬如說寧夏的幾個居士，帶著寺院裡出家師父的親筆信到哈爾濱來見，就這個也都給攔住了。所以這麼長的時間在哈爾濱，我現在回哈爾濱應該算算是七個月的時間了，一直是閉門謝客。我現在住的那個地方，很少很少有人知道，我對外沒有聯繫電話，我不給外面打電話。所以包括香港佛陀教育協會和我聯繫都通過馬居士，重要的事情、急的事情她去給我轉達，去傳達。從馬居士和刁居士住的地方到我住的地方，坐公共車來回，路上就得三個小時，很不方便。所以現在找我真是很不容易。最近又給我準備個地方，隨時準備轉移。

我第一次出門，我回哈爾濱，我沒經過請示，沒經過刁居士批准，我自己偷溜出去了，我到哪去？到極樂寺去了，我去請佛燈。

因為我新去這個地方沒有佛燈，我想這個事就不要麻煩她們兩個，我自己去，到那我就請，請了我就回來，沒什麼問題吧。但是我走的時候跟我老伴說了一句，我說老伴，我去極樂寺請佛燈，晚上七點鐘我要不回來，你就發尋人廣告，那就是我找不著家了。因為這地方我新去的，我不知道路。這樣我就去極樂寺了。去極樂寺我想，上哪個屋去請？我就想這個屋比較大，它貨很全，我進屋就請，請完我就走，大概就解決問題了，我就進去了。進去，我一圈沒轉完，我就看好了一個佛燈，我想請單個的，因為我佛堂地方小，擺兩個擺不下，我就想請個獨的，就看好了一個。

我站那剛要看，六、七個居士，一下子呼過來就把我摟住了，「哎呀！劉居士，太幸運了，我們怎麼在這看見妳了？」我誰也不認識，我說你們都是誰？她說我們是從內蒙古來的。內蒙古來的居士，在極樂寺碰見我，就高興得這麼樣。這一吵，誰也不買貨了，買貨的也不買了，賣貨的也不賣了，就把我圍上了，這個要照相，那個要照相。我心裡想我要請佛燈，請完我好回家，你們別老圍著我了。還得很客氣、很熱情，人家見著你，像見著親人，摟的摟，抱的抱。後來問我，劉居士妳幹什麼來？我說我想請一個佛燈，我就問賣佛燈的，我說這個佛燈多少錢？那也是個女居士，我估計應該是居士，她說劉老師，這個佛燈賣給別人是五百塊錢，賣給妳是三百塊錢。就因為劉老師，這個臉成了標籤，買燈都能免費兩百塊錢。完了我還沒等回話，我身後一個老太太，也是一個老居士，就說「哎呀孩子，昨天我就相中這個燈了，我問妳說五百，我沒捨得買，今天怎麼劉老師來妳就三百塊錢賣給她？那我也買一個。」我一想那不行，這個燈人家是賣五百，賣給我三百，這個老人家再請一個自然也是三百，那人家賣佛燈的這一次就賠了四百塊錢，我不能佔人便宜。所以我就跟這個老人家說：老大姐，妳先在這看看，

我到其他的屋再去轉轉。我就想借這個機會我就離開這，我就不能請這個佛燈，我不能讓人家賠本，然後我就出去了。

出去我就有點發矇，我往哪進？哪個屋沒人？我就這麼瞅瞅瞅，一看極樂寺的法物流通處，它那個玻璃特別大，從外面就能看到裡面。我一看這個法物流通處人少，我就想趕快上這個屋，請了佛燈快點跑，我就這麼想的，我就進了法物流通處。確實是沒有幾個買貨的，我看一個桌子後坐著一個女同修，擱那好像拿個本在寫什麼，我一看一樓沒有這個燈，我說同志，哪塊賣佛燈？她看見我以後，就把她那小本也扔到桌上，筆也扔到桌上，從那個桌子就繞過來，一下就把我脖子摟住了，「哎呀！劉老師，可看著妳了，我們到處找妳都找不到。」我說找我幹什麼？她說我們可想妳了。實際這個居士我也不認識。然後她就說：你們快來，劉老師來了。這一招呼，沒有幾個賣貨的，這買貨的都招呼過來，就把我圍上了。「劉老師，妳幹啥來了？」我說我請佛燈，請個單個的，你們要是沒有單個的，千萬別拆幫，拆幫剩下那個不好買，要沒有單個的我就不請了。「有有有」，叫一個男居士，「快點，去給劉老師找單個的佛燈。」那個男居士馬上就去給我拿來一個單個的佛燈。我都沒有選擇餘地了，拿哪個就是哪個。劉老師還想請什麼？我說再請一個香碗。「再去給劉老師拿香碗」，又給我拿了個香碗。我說還想請點香。她說香在樓下，我帶妳去，就陪著我到樓下去請香。到樓下一看各種各樣的香，她說劉老師我沒賣過香，我不知道哪個好，我給妳找個參謀。她就打了個電話，就來了兩個參謀，給我參謀買哪個香。拿一盒又一盒又一盒，拿出第三盒的時候我一想，就這樣吧，我說就這三盒，足夠了，等我用完了再來請。就這樣，我燈也請了，香碗也請了，香也請了，我尋思這回該痛快的往家回吧。她們都給我裝好了，說劉老師我們送送妳。我想你可別送我，送到大



門外那就糟了，呼呼啦啦後面跟著好幾個人不引人注意嗎？我說你們都在門裡，不要給我送出門外，我自己出門。到底給我送到他們那門外，我說你們趕快回去，後來我就趕快走。

走了沒有一會，三、二分鐘，我往前走的時候，當時我手裡還提溜著這個兜子，後面一個男的，就這麼一邊回頭一邊瞅我，他跟我同方向的，就這麼歪脖子瞅我。我知道糟了，又認出來了，我也沒吱聲。待一會這個男居士就說，妳是不是那個劉老師？那我不能騙人家，我說是。他說我媽經常看妳的光碟，我也看，今天真是好，怎麼在這能遇見妳？一邊走一邊跟我說，後來我要拐彎了，我說就到這吧，我得找車，我得回家，我對這邊還不太熟悉。他說那好那好，那就說到這吧，他扭頭就回去了，這回我就趕快奔車站。

沒有走上十步，對面來了兩個年輕人，一個小男孩，一個小女孩。這個小男孩看我的眼神，我現在都記憶猶新，就直了。我心想又糟了，這肯定又被認出來了，我就裝著沒看著，不認識，實際我真不認識，我就繼續往前走。到我跟前就說，「哎呀！劉老師，我挖妳三天沒挖著，怎麼在這見著妳了？」他就用挖這個詞。我說你幹嘛挖我？他說我媽病重，要往生，人家都說劉老師送往生送得好，能送極樂世界去，我就到處挖妳，讓妳去給我媽送往生。他說我媽剛走三天，就是他見著我那天是第三天。我說哈爾濱有好多送往生非常知名的居士，你到處挖我幹啥？我說我還真不會送往生。就這樣，這倆小孩就跟我嘮了一個半小時，說啥不讓我走，就站在那個道上嘮了一個半小時。後來我看天都要黑了，我說孩子不行，我得回家，我新搬個地方，我找不太準確，我得先把車找著，坐哪個車能到那個地方，中間還得倒一遍車。後來那孩子說，那劉老師妳走吧，用不用我送？我說不用。我就這樣，就這次出了一趟門，去了一趟極樂寺，回來給刁居士氣得沖我直發火，「妳經過誰批准了

，妳自己出去溜達去？」我說我沒溜達，我不是請燈去了嗎？「妳請燈為什麼不跟我說？我去給妳請。」我說這麼點事還麻煩妳。

從那以後我基本就不敢出門。我住那個地方有個大廣場，我不能告訴你們那個廣場名，告訴你們就暴露目標了，好大一個廣場。我老伴老說，妳跟我去溜達溜達，那個大廣場繞佛可好了，說帶著劉優祕，咱們三個都去那繞佛。我就推了幾次，我說不去，別讓人家把我認出來。他說我給妳化化妝，那天給我化妝，帶個鴨舌帽，帽檐那麼長，告訴我往下拉、往下拉。我說最起碼得把眼睛露出來，拉太下面我眼睛看不著。給我戴個那麼大的大墨鏡，我也不知道那叫什麼墨鏡。一頓打扮，穿他的衣服，沒穿我自己的衣服。他說妳走道盡可能低頭，別四外看。我說本來我走道就不四外看。他說妳也別牽著劉優祕，因為很多同修認識我家劉優祕。我說你領著牠，但是半道你千萬別喊劉優祕，一喊劉優祕也暴露目標。

這樣我們三個就去了，頭一天挺好，回來挺高興。他說怎麼樣，我給妳化妝化得挺成功，沒被認出來。第二天還讓我去，我說就別去了，去多了肯定不行。「再去看看，再去看看」，又去了。到了這個大廣場，一個女的到我跟前就說，妳是那個劉老師。那你說你咋說，說我不是嗎？還能像我在百國興隆寺，人家說妳認不認識那個劉老師？我說認識。她說妳怎麼認識？我說那個是我姐，我倆是雙胞胎，長得挺像。我上百國興隆寺我是這麼回答的，最後還讓人家給我揭露了、揭底了，人家說什麼雙胞胎，妳就是那個劉老師。那咋辦？這次我就沒敢再說雙胞胎，我說是。她說我們可喜歡聽妳的碟了。我說老太太傻呵呵，淨胡說八道，你們都分析著聽，別給你們誤導。她說明天妳還來不來？我說明天不來了。她說咱們約個時間行不行？有那麼多佛友想見妳，我把他們帶到這個廣場來見見面行不行？我說不行不行。從那以後這個廣場基本上我就不敢去

了。現在繞佛就我一個人，有時候帶著我家劉優祕，在我住的地方，院子裡繞，每天早晨我是繞三十圈。不像過去，我繞佛的時候都達到三百來人繞佛，現在就我一個人繞佛。現在就是我住那個地方，我發現有人跟我走對面的時候仔細看，但是沒有打招呼的，這個還挺幸運。

所以現在我這麼說了以後，你們對我隱居多少就能夠理解點了。隱居以後這一段，我可以如實的跟大家匯報，我真是沒待著，我也待不住。因為什麼？因為我知道我自己是幹什麼的，你學佛你就像個學佛的樣子。如果說閒言雜語之一，我跟大家匯報的是「我為什麼要隱居」，我估計應該是說得比較明白了，大家多少應該理解一點了。在這一段時間我做了些什麼，這就是我要跟大家匯報的閒言雜語之二，「隱居這一段時間我在做什麼」，這個我也如實的跟大家匯報。

第一件事就是師父上人講的《大經解演義》，我是從頭到尾跟著聽下來了。如果我不隱居，可能這個我都做不到，我沒有時間聽，就是馬居士把光碟給我刻好，我也沒工夫看。所以這回隱居，這個事我就做得比較圓滿，我從頭至尾沒落課。有的重點的幾集，我能反覆聽個三、五遍，大多數的僅僅只聽了一遍，我覺得就這個收穫我自己很滿意。如果不是這樣，六百集師父講完了以後，我說落一半也差不多，我現在是沒落課。這是我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聽經。因為我這十多年，我受益最大的就是聽經，所以現在我最喜歡做的事情也是聽經。這是我做的第一件事情。

第二件事情，念佛、拜佛、繞佛，這也是我一天主要要做的。我現在念佛是隨時在念，繞佛是每天早晨，禮佛是每天早晨。我還是像以前那個作息時間，早晨兩點起床，先禮佛三百拜。按照禮佛三百拜的光碟那個速度做是一個半小時，一個半小時三百拜完了之

後我是拜《淨修捷要》，這個大約需要四十五分鐘。這些都做完了以後我是出去繞佛，圍著我住的那個小區繞三十圈，三十圈大約是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之間，這樣時間還是滿充足的。回來之後做飯、收拾屋、吃飯，收拾完了以後大約不到八點，這一切我都做完了。都做完了以後我老伴幹他的事，他喜歡看電視他看電視，他喜歡寫字他寫字，我就回我的屋去聽經、念佛，就是這樣，我倆互相不干擾。這樣的時間，我覺得還是比較緊湊的。這是第二個事，念佛、繞佛和禮佛。

第三個事是讀書。我現在讀哪些書？第一個就是《淨土大經解演義》，我現在手裡一共是九冊，這可能是香港同修給郵過去的，我不知道大雲從哪收到的，給我拿過去了，一共是九冊，厚厚的九本。這是第一種。第二種是《淨土大經解演義要選》，四冊，現在四冊全了，就是我這次來有居士託我給師父帶來的那四本。這個《要選》搞得不錯，我看了，沒從頭至尾看完。我覺得這個就算節選，把一些要點都節選出來，這個還是不錯的。這是第二種類型的書。第三種類型就是師父上人的《學佛答問彙編》，一共五冊，我現在在讀這個。我這次來香港是帶了一冊，《要選》我帶了一冊，隨時隨地都可以看。這是我做的第三件事，就是讀書。

因為現在畢竟年齡不饒人，也六十七歲了，所以帶著花鏡看時間長了就有點累得慌。有一天，我從早晨看到晚上，連著看了十二個小時，第二天就把眼睛看到什麼程度？冒金花，看房頂都轉。我跟小刁說：小刁，今天不知怎麼的了，怎麼這麼迷糊？她說那怎麼回事，妳想想。我說是不是昨天我看書看多了？她說妳看多長時間？我說我看十二個小時。她說那哪行！妳戴老花鏡，妳看十二個小時，那多累得慌！所以現在我改方式、方法，我穿插式的，我看一段書，一、二個小時，我覺得眼睛累了，我就開始聽經，這樣就可

以閉著眼睛休息，就是聽經和看書給它交替開，這樣就不累了。所以一天連聽帶看十來個小時，就不覺得眼睛難受了，這個挺好的。這是我做的第三件事，讀書。

第四件事是什麼？澳洲一個老居士，七十五歲一個老人家，他叫陳潤縉。我上次來香港的時候，老人家給我寫了一封比較長的信，他信的中心內容就是讓我幫著他物色幾個上不起學的學生，他想資助他們。這個老人家到現在我沒有見過他，是香港同修把老人家的信轉給我了。我想這是老人家對我的一分信任，那這個事我得認真來辦。所以今年八月份前後，刁居士我們幾個就去物色這幾個學生。老人家一共是拿了五萬元港幣，兌換成人民幣是四萬一千多塊錢。所以我們就想按照這個，找幾個學生來落實。當時我們想找四個，一個人一萬，還剩一千多，完了看看誰困難，一撥就完了。在落實的過程當中，一看這困難學生太多了，給我們推薦了十一個，一共十一個學生。我看了那個資料，哪個我也捨不得，放下這個我覺得可惜，放下那個我覺得可惜，我覺得都應該資助。所以這樣，我們就把這四萬一千多塊錢分一分，最多的一個分了五千，其他的基本是分四千。有一個現在是高中生，明年考大學，如果不資助他，他高中就要輟學了，這一年他就讀不下來，所以我們就把零頭給這個高中生，其他的整數就給考上大學的這些新生。做這個為什麼就比較費勁？如果我們把這個捐到哪個地市縣的慈善機構，省事，我們把錢一交就完了。但是我們幾個，這是不是也是我們一種妄念，就覺得不太放心。這個意見是我建議的，我說咱們一定要把這個錢落實到孩子手裡，我看到他拿這個錢我就放心了。所以我們這麼做，相對來講就麻煩一點、複雜一點。所以我們拿到這個錢以後，我們就是一一落實到每個孩子手裡，就是這樣做的。

當時我們去的時候，看到這些孩子這麼困難，心裡的那種疼，

真是不能用語言來形容。這時候我就想，那些很富有的人能不能在這個問題上伸一把手？譬如說有一家，他是去年一個孩子考上大學了，今年又有一個考上了，這兩個必須選其一，要麼就是去年那個輟學，要麼就是今年這個不上，必須得捨一個，而且就留下那一個學費還都沒著落，就這麼困難。還有一個家長帶著他的孩子去報到，如果去報到，能夠在學校把貸款辦下來，孩子留那讀書，辦不下來，把孩子領回來務農，就是好幾個這樣的。所以我們就想，暫時先拿這些，讓他們解決開學能夠報到的問題。有一個孩子，他媽媽帶著他，他是考的成都音樂學院，我們送錢的時候，這個家長帶著孩子已經去成都了，但是手裡沒有錢。他就屬於這種情況，如果在學校能把款貸下來，孩子就留在成都，如果貸不下來就把孩子再領回黑龍江，就是這樣的。這個時候我們聽說這個情況，就委託當地的一個同修，趕快的跟他媽媽聯繫上，告訴咱有錢了，把這錢迅速的匯到成都去，這樣就不至於把孩子再折騰回來。

就這些孩子，我看了以後我就想，真是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，你看愈窮他愈能考上大學，而且還能考上個好學校，不讓上多可惜！我們去呼蘭的那一家是個女孩子，她是考的大連工學院，大連工學院可能在大連是比較出名的，我聽說。家裡就是她媽媽，沒有房子住，借親戚家的一個房子，那也就叫房子吧，一進去就像地洞似的，黑乎乎的，家裡一片混亂，什麼東西都沒有，就是這樣。她媽媽高血壓、心臟病，為了供她這個女兒念書打了兩份工，從早晨四點鐘開始出去打工。你看這麼一個有病的老人家，不是太老，最起碼也是五十歲以上，六十歲以內，大概是這個年齡段的。你說這樣一個病人，每天打兩份工來供她的孩子。所以當我們把五千塊錢給她留下的時候，她那種發自內心的感謝你能體會得到，非常真誠。她那個孩子報到的時候需要交七千八百多塊錢，我們給她拿了五千

，那兩千八百多塊錢她還得再掂對，這對她來說都已經很難了。這七千多塊錢，對一個這樣的家庭來說，那就是天文數字，真是天文數字。所以說如果遇到這個事情，咱們大家能夠幫一幫，可能就改變了孩子一生的命運。如果他輟學了，那肯定回家去務農。咱不說務農不好，但是如果他出來能多學一點知識，可能將來為國家貢獻會更大一些，從這個角度，我們應該多關愛一些孩子。這是我向大家匯報的，我這幾個月所做的第四件事情。

第五件事情，就是我利用一個月的時間去大連十天、去吉林十天、去青島十天，去處理一些具體的問題。在沒去之前，沒有什麼太明確的目標。去大連，是因為我事先答應過大連的同修，我要過去看看。因為他們再三的邀請我，我說話比較算數，既然我答應了，我就一定要過去，哪怕我住它三天、二天，我也得去，所以大連我去了。去了以後我是住在一個山上，和外界也沒來往，車把我們拉到這山裡以後，我那次是帶了七八個人、八九個人，就我們這一撥在山上，那可真是靜修。雖然是條件不是特別好，跟城裡沒法比，那就是個山，但是大家都很開心。我覺得這個山真好，它那個山我們一看就像一個臥佛似的，是仰臉的，臉朝上的一個臥佛。我們去了以後，第二天是巧合還是怎麼，不知道，那個山它就放光，綠色的山變成了金黃色的山，大家看了都挺開心的。這上大連。

上大連，後來為什麼又上了青島？這就是刁居士許的願。因為大連這個王居士他是一個企業家，搞房地產的，他跟我們說，他包了一個山，就是我去的這個山，還包了兩個島，在島上養的鮑魚和海參。刁居士說：你養鮑魚和海參那是殺生，咱們學佛的不該搞這個。他說那怎麼辦？刁居士說：找個時間讓劉姨過去給看看，給皈依。這樣就等於答應了，許願了。等我們到了這山，一共住了十天，連來帶去十天。小刁又欠嘴了，又問人家：你說你還有兩個島

，那島擱哪，怎麼沒看著？人家說島在青島。你看山在大連，島在青島。我說妳欠嘴，妳說妳去不去？她說大姐得去，那有眾生，得去給牠做皈依去。沒辦法，青島再去。在去青島之前，我又抽十天時間，去了一下吉林小子的某個道場，又擱他那待了十天。所以我這三個地方加在一起一共是一個月。

到青島去主要是給他解決鮑魚和海參皈依的問題，當時去就這一個目的。沒想到去了以後，這個事就複雜了，無量無邊的眾生紛紛要求超度、要求救拔，你說你遇到了你做不做？當時因為沒有什麼思想準備。但是我是這樣想的，既然我遇到了，我能做到什麼程度，我就做到什麼程度。我們先是做了一個儀式，給鮑魚和海參，包括海裡的那些生靈都做了皈依。這個做完了以後，可能是消息靈通還是怎麼的，就是這些眾生，可以說海陸空大聚會，天上的、地上的、海裡的紛紛都找上來，花草樹木都開始表法了，讓一個老居士找我跟我報告。王老居士說你們自己去報告。他們說不行，劉老師那個護法厲害，不讓我們進。他說我也不給你們報告，不報告就不讓他睡覺，後來給他弄得沒辦法，他說行行行，我答應，明天早晨我去報告。這樣就不打擾他了，就讓他睡覺，第二天早上他就下來跟我報告。我說我覺得挺奇怪，為什麼今天早晨天還那麼黑，我就自己上山上去轉了一圈？按道理那個地方我也很生，我不熟悉，天沒亮，很窄的道，曲裡拐彎的，就是花草、樹木、蘆葦，就是這個。我自己去轉了一圈，一邊轉一邊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我不知啥意思。等我下了山，這個老居士就來報告，說昨天晚上不讓睡覺，讓找我。我說那我就知道，我為什麼起早，去繞山去了、去念阿彌陀佛去了，肯定是為這個。

後來我該做的，我能做多少我都做了，可以跟大家這麼說，反正很多很多眾生受益了，我看不見，但是我能感覺得到。所以這次



去青島做了一些具體的事情，回過頭來再想，我去這三個地方都不是去溜達去了，我從來不旅遊，我不好熱鬧。回來以後小刁跟我說，她說大姐，這回才知道了，妳上這三個地方，妳都有任務。我說當時咱們不知道，現在才知道。所以我在這裡就跟大家說，我這一段時間你們放心，我沒養著，我沒待著，我在做事情，而且我覺得我做這些事情應該屬於正事。這是閒言雜語之二。

閒言雜語之三，應該立這麼一個小題目，是「當前最重要的兩件事」。這兩件事是什麼？概括的說，第一件事，「老實念佛，求生淨土」，解釋解釋，這個就叫自度。師父這兩天說了兩次，「念佛很重要，念佛很重要」，說的聲音很輕，我不知大家注沒注意師父說的這句話。刁居士跟我說，她說師父有三句話，她聽明白了，她記住了。我說那不錯，重點讓妳給抓住了。因為這件事確實是當前最大最大的一件事，沒有任何事再比這個事大了。但是一提這個話題，有些同修是不是覺得老生常談，老說這個。那這個最重要，你不老說還不行，所以你就是囉嗦也好。我為什麼起「閒言雜語」？就是我自己先把它戴個帽，別大家說這劉居士真囉嗦，老說這個題目。那我還得說，我說給我自己聽，也說給大家聽，如果有一個受益了，我也沒白說。

《淨土大經解演義》第二百三十二集，老法師有一段話，我不知道大家注沒注意，我把這段話抄下來了，我給大家讀一讀，師父是這樣說的：「我常常說這些話，我不知道諸位有沒有能體會到，為什麼我要常常這樣說，我準備隨時走，我要把真東西都說出來。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，為什麼？我覺得我沒有機會了……八十以後天天可以走了……我沒有機會再辦學校，再培養學生的時候，所以我把我所知道的全部說出來。真正有福報的人、有智慧的人的話，聽到之後你們就知道以後怎麼做法，等於我在這裡頭傳授給大家了

。我是把我的時間指定到明年，這是真的不是假的……我到極樂世界，在那邊等大家。」這一段話我不知道大家注沒注意。第一點就是你注沒注意到這段話，當你聽二百三十二集的時候，這段話引沒引起你的注意？這是第一個。第二個，如果你注意到了這段話，你聽懂了沒有，聽沒聽懂？第三個，如果你聽懂了，你應該怎麼辦？這幾個問題，我們每個人都會考慮考慮、琢磨琢磨。如果沒注意到，我建議大家把這張光碟拿出來，反覆聽一聽，品味品味，它是什麼滋味。師父絕對不會是沒啥事隨便說，我是這樣看的，所以這片光碟我是反覆聽了好幾遍。

在這裡我還想說，就是第一個問題不是老實念佛求生淨土嗎？它是自度，那現在我就要跟大家說，你自己掂量掂量，你自度現在有沒有把握？我過去說，你拿沒拿到往生極樂世界的通行證？你拿到通行證了，你自己心裡有把握了，那你自度就成功了；如果你自度沒有把握，你往生極樂世界就是個未知數。到這個時候，如果還是個未知數，確實是就比較危險了。人的一生是什麼樣的一生？是體道，體會的體，是體道、悟道、得道的過程，道就是道理那個道，是體道、悟道、得道的過程。那你們衡量衡量自己，我也衡量我自己，這個道你遇到了，師父講了五十三年，講這個道，你體道沒有？你悟道沒有？你得道沒有？特別是最後這個。講了五十三年這個道，不是沒講，你得沒得？這個非常重要。如果聽了，糊裡八塗就過去了，你啥也沒得著，那你還是零。這是我要說的第一件事情，老實念佛，求生淨土。

有些同修說，現在說求生淨土，還不是那麼太迫切的。不迫切，可就來不及了。我是迫切，我是今天我能往生極樂世界，我都不等明天。如果是有我的任務，讓我多住幾年，我聽話，我就多住幾年；沒有我的任務，我迅速回家，不要留戀這個娑婆世界。人家不

是說，你娑婆不捨，極樂不得。你還想戀著娑婆，你還想得到極樂世界，那是妄想。你必須得先捨，你才能得。這個娑婆世界有什麼值得留戀的？什麼東西是你的？你什麼放不下？你什麼放不下，你趕快從最放不下的那個放。你放不下親情，趕快放親情；放不下財產，趕快放財產，這些都是你往生極樂世界的障礙和牽掛。這是第一件事。

第二件事，老實念佛，為眾生祈福。這個解釋就是度他。兩件事，一個是自度，一個是度他。你要想度他，首先得要自度成功；你自己度不了自己，你想度他，那是空話、假話。所以這是要做的第二個事。怎麼能讓把這個事做好？頭兩天我說了「三不裝」，供大家借鑒。這是我聽師父講經說的，我學來的。你心裡裝什麼？師父說不要當垃圾桶，那咱們這心總得裝，裝什麼？只裝阿彌陀佛。不裝什麼？第一、心裡不要裝人，裝人憎愛多，憎恨的那個憎，愛，你憎愛多，這是說重一點的，如果要說輕一點就是喜歡不喜歡，這麼說大家都明白了。你心裡裝了好多好多人，總有你喜歡的，有你不喜歡的，有喜歡多一點的，有喜歡少一點的。所以你心裡你要裝著人，你就憎愛多。第二、心裡不裝事，裝事是非多，是不是這樣？你們對對號，這個事、那個事，不是這個事對了，就是那個事錯了。所以我現在就是，師父講了我聽明白，我就努力向這方面做，我也不裝人，我也不裝事。這是第二。第三、心裡不裝物，裝物貪戀多。你這個東西，那個東西，你汽車、洋房，什麼什麼，就這些物，你就是貪戀多，捨不得，是不是這樣？咱們都有切身體會。

心無所裝就足了、就夠了，只裝阿彌陀佛，你這樣清涼涼的。我總想就是一個容器，透明的，你人也裝、事也裝、物也裝，那個容器肯定是雜亂的；這些都不裝，只裝阿彌陀佛，非常清淨，心裡沒有事。你裝阿彌陀佛幹什麼？剛才第一個事是自度，自度完了

以後，你一定要為虛空法界一切苦難眾生祈福，你是為眾生服務的，不要自私，不要為自己。所以這兩件事，一個自度，一個度他，現在我覺得是我們做為學佛的同修們，當前應該做的最重要、最緊急的兩件事情，其他的事情都可以往後排。這是閒言雜語之三，當前最重要的兩件事。

第四是閒言雜語之四，兩個遠離。一、遠離誘惑。現在這個社會太複雜了，誘惑太多了，別的咱們不說，就說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的誘惑，時時就在你身邊，你能不能夠遠離？你還是喜歡？人的欲望沒有止境，我覺得是這樣的。我自己和我自己比，我非常滿足。我總想我過去，爸爸、媽媽、姐姐我們四個人住一鋪小炕，然後結婚以後，我是和我公公婆婆也住一鋪炕，雖然是住在市裡，但是睡那個炕、住那房就是草房，完了就是一鋪炕。結婚的時候，我記得我爸爸就在中間整個木頭板隔開，公公婆婆住這面，我和我丈夫住這面。這個炕總共也就是兩米多，實際隔開以後就能睡倆人，就是這樣的一個條件。後來逐漸逐漸升級，一鋪炕完了我記得我再升級，我住一個六米的屋，所謂的屋，六米；我再升級，又長了兩米，我又住了一個八米的屋；我再升級，我又住了一個十多米的屋；最後我調到省政府以後，人家給我分了一個房。後來人家跟我說，人家誰都不要的破房子分給妳了，妳還當寶。因為它是倆屋，一廚一廳。我第一次去看，一進去以後，又像那個劉姥姥進大觀園了，哇！咋這麼大的房子！完了人家說，妳看沒看別人都住啥房子？我說沒看著，咋這麼大房子？四十六米，對我來說那都是老大房子，趕上皇宮了。就是這樣，你說你和你自己比，你不就滿足了嗎？你有啥不滿意的！反正我比較自在，可能這也是其中一個主要因素，我從來不跟人家比，人家住什麼房子、什麼車，怎麼回事，和我都沒關係。我上蘇州他們拿好車接我，我不認識，人家問我說劉老師

（人家知道我肯定不知道），劉老師，妳知不知道接妳那是啥車？我說啥車都四個轂轆，能拉人跑就行，就是這麼簡單。所以就是這種誘惑時時刻刻都在你身邊，你怎麼樣來對待。

我過去在省政府工作的時候，那時候真是，就是一個工作狂，家裡的事基本上顧不上，完了還什麼實惠也沒撈著。所以人家說，那個權力擱在妳那都浪費了，說「有權不用，過期作廢」。我說不用過期，現在在我這就作廢，因為我不會用。所以這樣倒挺輕鬆的，那種誘惑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佛菩薩那時候就已經加持我了，對我一點作用不起，我不喜歡這些東西。我一不喜歡錢，二不喜歡權，這兩樣東西恰恰是當前人們最喜歡的兩樣東西，我恰恰不喜歡，所以我就比別人活得瀟灑自在，一直到現在也是這樣。所以名聞利養的誘惑，各種各樣五欲六塵的誘惑，我就發現有很多人為名所累、為物所累，太累得慌了，活得也很不自在。譬如前些日子，有的也是學佛的同修，曾經說要把孩子送到國外去學習。我當時就說，你要不問我，我不知道，你要問我，我建議你還是留在國內。你的根在中國，我一向是這個理念，你的根在中國，你為什麼要把孩子送到外國去？反正種種的誘惑，真是，現在你看電視，那個電腦、什麼網我是一竅不通，我一點不明白，我也從來沒看過。我知道有網，我說這個網反正在我印象中，把好多大人都網進去了，別說那些孩子們，都叫這個網網進去了，那是個啥網？太坑人、害人了。我說如果誰能管這個網，能把這東西制止，他功德無量，真是這樣的。

你要說咱們修行人、學佛的人，得做到兩安，一個是身安，一個是心安。現在咱們學佛的人，有多少個這兩個安能達到？說我身也安，我心也安。人說「身安則道隆」，你才能興道；你身不安、心不安，道肯定是不隆的。你怎麼樣能夠身安、能夠心安？我的感

受，我兩條，一不求人，第二不怕苦，這是我自己的親身感受。我長這麼大，最大的特點，我就是不求人。我老伴說我是萬事不求人，什麼難，什麼苦，我挺著，我扛著，我不求人。我可體會到了，過去師父曾經講兩難，一是登天難，二是求人難，我記得師父講法的時候講過這個問題。登天我沒登過，我不知道它難到什麼程度，這個求人難我體會到了，我真求過一次人。不是人家難，人家事真給我辦了，是我難，我不知道這個禮怎麼送，這個話怎麼說。

我老伴給我一個任務，要調轉工作，必須得找某領導，還告訴我妳得買禮物。那時候我已經調省政府了。我說買什麼禮物？告訴我買兩條臥虎毛毯。那個時候一九八幾年？一九八四年、八五年，好像臥虎毛毯送禮還是名牌，告訴我買兩床。我就上秋林公司買了兩條毛毯拿回去了，那得遵命。拿回去以後我說你自己去送。他說不行，我沒妳面子大，得妳去送。我說這個我不行，我不會。那不行，第二天還必須得送。我們家門前那個樓前有一條道，那條道大約能有五百米長，我那一夜我沒睡著覺，急得滿嘴起大泡。我就在這條道上，從這頭走到那頭，從那頭走到這頭，心裡就想著一句話，「明天這禮怎麼送，話怎麼說？」就折騰我一宿。第二天我老伴逼著我還得送，我就拎著這毛毯去找我們的一位領導，到人家敲門手都哆嗦。一敲門，人家老伴給我們開門了，認識我，「小劉，幹什麼來了？」我說來送禮。你們一聽我這話就不會辦事，你說我來串門也行，來送禮，這個目的明確。她說「進來吧，進來吧！」這手裡提著毛毯往哪放？心裡突突突，一看他們開門，乾脆塞到門後，我就把毛毯擱到門後了。人家老倆口跟我倒是心平氣和的嘮嘮家常，可能我這人緣比較好，人跟我說都挺親熱的。但是我沒心思跟他們說，我要辦我這個事，我一送禮，二是求你把這個事給我辦了，我這兩個目的非常明確。完了人家領導說：「小劉，妳是從來不

串門的人，妳來了是不是有事？」我說是有事，今天兩件事，一是送禮，二是求您給辦個事，直截了當說。他說什麼事？我說我老伴要調工作。他說那調吧調吧。我一尋思這求人還行，不是那麼太難。結果這個事真給辦了，把我老伴這個工作辦了。但是我就想，就我自己心裡那種感受，實在是太難過了。後來我跟我老伴說，再有這個事，你可千萬別讓我去辦，你讓我買啥我給你買啥，你自己去說、去辦。我老伴說下把我不辦了，再有事妳還得給我辦。我說你看，下把不辦了，我說能不能不辦了？他說爭取不辦了。

所以這個遠離誘惑，你說怎麼個遠離法？我再說說我自己的感受和體會。我是什麼感受？就是第一個，於世無爭，於人無求，我解釋解釋，遠離競爭。反正我這一生到現在為止，我沒跟任何人競爭過，別說競，爭我都沒爭過。所有的好事，評什麼模範，什麼漲工資，統統我都讓別人在前面，我都往後退，我就想那個好事誰喜歡給誰。漲工資，譬如說名額很少，你一個人漲了，那麼多隻眼睛都盯著你，那滋味也挺難受，所以這些好事我都不沾邊。但是有時候它就給你找上門，讓你推都推不掉。我有一次在小學當校長，我們學校有一個名額漲工資，還必須給公辦老師漲，我又是公辦的。我那天組織各學年組投票，七個學年組，六個學年組投的我，一個學年組沒投我。我想很正常，因為什麼？你是校長，你坐那收票，人家來交票，你看校長在這收票，人家不想投你也不好意思，所以我得了六票。我一看這不行，全校，我們那時候是九十五個員工，就一個名額，然後你就一個校長，這個名額就得你校長漲，我覺得這個不行，工作是大家做的，怎麼能你校長一個人漲這個工資？所以我就想，給我們一個老會計漲，因為她已經面臨退休了，以後再也沒有漲工資的機會了。因為那次漲工資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後，十幾年以後第一次漲工資，我還記得漲了八塊錢，後來就漲會計工資

。我就把那個選票撕吧撕吧扔到垃圾簍裡，我就給我們老會計寫了一個文字材料，拿到這個材料我就去參加教育處最後拍板定那個會。

當時我們書記沒在家，就我自己去的，去了以後我一聽別的學校的，我就有點傻眼，因為啥？別的學校報的全是領導。到我們學校了，我說我們學校是某某老師，會計。領導說，聽沒聽到前面各學校怎麼報的？我說聽明白了。再琢磨琢磨，重報。我還是說這個會計。後來給我們領導氣得到什麼程度？休會，回家吃飯。因為開了一下午了，這又到晚上。說休會，回家吃飯，飯吃飽了、吃明白了，再回來匯報。這不還是卡在我學校這嗎？算了，休會了，回家吃飯。吃飯我吃明白了，我就把我們書記找去了，我說書記妳趕快跟我一起去開會，妳要跟我意見一致，咱倆一起說，就是給誰漲。她說行！我倆去了。去了二校接著說，這回我說書記妳說，我讓我們書記說，她也是女的，我說妳說。她說我們學校經過評議，一致推薦某某老師。我們教育處兩位領導說，這吃了一頓飯還沒吃明白，回來還說這個話題。完了就接著說，說到最後，人家看這腦瓜也不開竅，後來我們領導生氣了，說這樣吧，二校這個名額讓出來，你們學校這個名額別要了。我跟我們書記還說，我寧可讓出去，咱也不報領導。我們書記說行，我同意。所以我說同意，讓出去，這樣就讓出去。中小學教育科科長說：「素雲，妳把妳那個名額給我吧，我們一個名額還不夠。」他就十來個人，他有個名額，他再要我一個名額。完了可能處領導，我估計也是跟我嘔氣，「那行，二校的名額給中小學教育科了。」這樣他就兩個名額，我這九十五人就一個名額沒有了。但是我心裡輕鬆，我心想反正你不能給我漲。

就這樣，回去我就跟老師有個交代，我說咱們這個名額讓出去了，為什麼讓出去了？因為教育處整個名額不多，攤不上每個學校



一個。那一段我不能說，我不能說我報的誰，領導不讓，我說名額不夠，所以咱們就發揚發揚風格，把這個名額就讓出去了。這麼的我跟老師也交代完了，我就以為這事過去了。過了不長時間，都沒有半個月，就公布了漲工資的名單，我就在那名單上，我漲了。我說怎麼回事？我名額都讓出去了，怎麼我又漲了？我就去找領導去了。人家工宣隊長那個李師傅，反正看我像小孩，對我真是挺好的。我說李師傅，我那名額都讓了，怎麼我又漲了？李師父說，妳說了算，還是領導說了算？領導手裡有個機動名額，那個機動名額給誰漲，那就領導說了算。妳那個是讓給中小學教育科了，教育科也真是漲倆，但是這個機動名額就給你漲了。這下我傻了，我回去跟老師咋交代？妳都說名額讓出去了，一公布妳漲上了，漲了八塊錢。我就不知道我怎麼解釋，怎麼解釋反正妳是漲了，是不是？那我就吱聲了，我就跟領導說，你們要讓我繼續當校長，把這工資給我拿掉；你要想把我調走，這工資你就給我漲著。還不能給妳調工作，工資還得給妳漲著，回去吧！就給我打發回去了。我就特別難堪，不好意思，我就見了老師，我想我都矮半截似的。後來我一個比較要好的老師，我倆從小一起長大，她就跟我說，「素雲，妳咋搞的，妳說把名額讓出來，最後妳自己漲了，妳怎麼說瞎話？這些老師議論紛紛，說劉校長淨騙咱們。」她說妳能不能給大家解釋解釋？我說沒法解釋，咋解釋也是漲了，我說就這麼的吧。就一直到現在，就一直到现在，我和二校有幾個老師見面，我就嘮嘮起這個話題，他們的眼睛都瞪圓了，說劉校長，這麼多年了，你看那時候是一九七八還是七九年，這麼多年了，我們都不知道這個事情的真相。我說知不知道能怎麼的，反正我工資是漲了，就是這樣。但是我心裡一直挺坦然的，因為這個東西不是我成心要爭過來的。所以我覺得我這大半生真是於世無爭，於人無求，我覺得這樣做人，

你心裡會比較坦然的。這是第一個。

第二個就是知足常樂。知足常樂，不知足就常累，它是對應的。這個知足常樂非常重要，這個詞誰都知道，但是做起來好像是比較難。有那麼一句話說，「萬事知足心常樂，人到無求品自高，世事茫茫似流水，休將名利掛心頭，萬里長城今尚在，不見當年秦始皇」。我一讀這段話，大家都聽得很明白了。咱們就說前兩句，「萬事知足心常樂，人到無求品自高」，你這兩條做到了，你的人生就很美滿、很幸福，你會活得很自在、很瀟灑。還有一句話說，知足的人，他雖然是臥在地上，就是躺在地上，他也覺得很安樂；不知足者，雖處於天堂，他也不稱心如意。你想想是不是這個道理！

「人在福中不知福，失去福時方知遲」，他生活在福裡，喝著蜜糖水，他可能都不覺得甜，當這些都失去的時候，回想起來他才覺得，一切都過去了，知道得太晚了。人生為什麼苦？我看我周圍的人，看我的親朋好友、同學、同事，我就總結一句話，就是「人生有求即多苦」。你有求，有求得到的，有求不到的，求到你怕丟了、怕失去，提心吊膽，求不到的，你就生煩惱。所以人生有求必多苦，你沒有求，你就苦少，甚至於你沒有苦。這是知足常樂。

我再舉一個不知足的，譬如說有些人他喜歡什麼？喜歡聽人讚歎，他這也是一種不知足的表現，別人一讚歎就高興，別人不讚歎就不高興。我說這樣的人他是怎麼個毛病？可以說他是比較脆弱的人。為什麼說比較脆弱？他自己對自己沒有信心，只有別人捧著他、哄著他，他才覺得心裡踏實，別人一不讚歎他，他就覺得很失落。所以我們要對自己有信心，這也是一種知足常樂。你不要和別人比，人家不是這麼說，你和別人比，你永遠比不完，你不會滿足的；你不和別人比，你和自己比，你會滿意的、會滿足的，你就不累得慌了。這是知足常樂。

第三個就是怎麼樣做到身安、心安。對於我們修行人來說，我過去曾經講過，要耐得住清貧和寂寞。清貧也是福！安於清貧，安於寂寞，也是一種快樂和幸福。當你切身體會到的時候你才覺得，原來換一種活法更快樂。不是說寂寞易修道，就是不要圖熱鬧。我為什麼一再強調，我自己要沉下來、要靜下來，我讓同修們也沉下來、也靜下來，因為這利於修道。說「內外皆寂」，就是你裡邊和外邊都寂靜，「心境一如」，你的心和外面的環境是一如的，這個可以說是妙契首楞嚴定。大家不都經常談禪定嗎？首楞嚴定是大家很欣賞、很讚歎的，如果你能達到內外皆寂，心境一如，是為妙契首楞嚴定。如果你能降住你這顆心，你就一切自降服了。所以降服這顆心很重要。

我那天想了四句話，這麼說的，「五濁惡世苦海茫茫」，茫就是草字頭的那個茫，「五濁惡世苦海茫茫」；第二句是「顛倒眾生碌碌忙忙」，忙活的那個忙，就是忙忙碌碌，把它顛倒過來，碌碌忙忙；第三句是「有目不見兩眼盲盲」，這是盲人的那個盲，上面一個亡下面一個目。前面是「苦海茫茫」，第二個是「碌碌忙忙」，第三個是「兩眼盲盲」，第四句是「心無所依終日惶惶」。好像是當前對人們的一個大寫照，你看現在一天人們是不是這樣？尤其是第四句，「心無所依終日惶惶」，現在多少人沒有安全感，不知道怎麼辦。心無所依必然是活得很累，他心裡不踏實，沒有方向，沒有目標，沒有安全感。現在大人，包括孩子，就電視裡演的，就是我偶爾能看到的，好像很多人都得叫憂鬱症，也叫抑鬱症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個病，憂鬱，有的醫院專門治這個病。為什麼憂鬱，為什麼抑鬱？就是心裡沒底，不知道這日子怎麼過。

我自己身邊的人就有這樣的例子，想起過去的事，沒有一件滿意的，想起未來的事，沒有一件好像托底的，就當前這個他就抓不

住。所以我就說，過去不滿意，未來沒有底，現在你就苦著你自己。你說人的一生，要是幾十年就這樣過去了，有什麼意義？為什麼這麼苦？求的是什麼？譬如說現在的年輕人，處對象，成家立業，呼聲最高的房子。現在房價飛漲，年輕人參加工作時間不長，大概買個房子現在沒有五、六十萬下不來吧？我不太知道價錢，反正現在我知道房價挺貴的。所以就這個，你要再貸款買房子，將來就得還帳。所以現在人的壓力非常大。咱們怎麼樣能夠把自己從這個高壓之下解脫出來？學佛，念佛。明白這個道理以後，你自己就輕鬆、就愉快了。

在這裡我要說幾句，譬如說有的人不是愛爭嗎？所以好事，一件好事，需要我、需要你、需要他，大家一起來成就，這有多好，大家都高興、都受益。現在往往是非得要分別個你是你、我是我、他是他，有成見，這樣大家不就活得累嗎？你要是轉一個角度來看這個世界，這個世界實際無限寬大，就看你怎麼看。換一種立場來待人處世都很輕安，人和事沒有不輕安的，就是你調一個角度。

還有我的體會是什麼？就是歡喜心是一種涵養，能令周圍的人，假如說誰接觸你，有一種什麼感覺？接觸你就覺得好像如遇春風一樣，有一種喜悅感，這個你就成功，你的人緣就好。反正我這個人可能就是心裡也沒事，把什麼事都看得很淡很淡的，我覺得我人緣還可以，跟我在一起的這些同修們還不討厭我。譬如我和小刁我倆在一起，我倆也打仗，打完拉倒。她也說我，我也說她，反正她弄完笑話我弄笑話。在一起我倆彼此都是開心果，她是我的開心果，我是她的開心果。今天我不是跟大家說嗎？早晨起來能把褲子穿錯了。我不讓開燈，我怕費電，她也聽話，就不開燈。結果我先磕完頭，我就把外褲套上了，套上的一瞬間我覺得今天褲子短，這一瞬間就是今天褲子短，就沒想我穿錯沒有。完了我就下樓，下樓我

想出去沒出去，我就又上樓了。她擱屋裡找褲子，她說我褲子怎麼沒了？大姐，妳是不是穿我的褲子？我說我穿我自己的褲子。一看，不對，我褲子擱沙發上放著，她褲子擱我身上穿著，她找褲子，褲子錯了，錯了脫下來給妳。

我覺得人和人之間在一起這樣挺好的，挺快樂的。我不喜歡什麼事都鄭重其事的，你這個對不對，你那個錯不錯。今天我們幾個溜達的時候，我說一句，「世上本無好與壞，都是分別在作怪，你說好來他就好，你說壞來他就壞。」那就是起心動念，你為啥不想他好？你想好他不就好了，他就不壞了。說到這我就想，有這麼幾句話，放下，放下什麼？就是「名聞利養要放下」。做為咱們自己修行人，應該做「純淨純善佛菩薩」。如果你能做到純淨純善，你肯定是佛菩薩。「牽著這個掛那個，背著包袱怎回家？」這四句話，中心就是告訴大家放下。

人都有貪念，但是人還真不能有貪念，有貪念確實害死人。我給你們講個真實的故事。就是我的一個同修的媽媽，她在機關工作，是搞什麼的？醫藥管理局，醫藥管理局管醫藥。在這個單位工作，我聽他們嘮嗑說那個意思有兩個方便，就是吃藥方便。為什麼吃藥方便？吃藥不花錢，還淨吃好藥。我聽了以後我心裡就想，別的便宜可以佔，這個藥還可以佔便宜嗎？哪有佔這個便宜的！我這麼琢磨著，人家故事往下講，我就坐那聽著。因為長年累月吃好藥，完了就得病，得個癌症，胰腺頭那長個癌，什麼三交叉那個地方，非常隱祕那個地方長個癌症。這就涉及到手術還是不手術？一開始決定不手術，就是保守治療，後來家裡可能經濟條件各方面都不錯，不手術還不放心，那就做吧，就做了。

做手術，一打開以後，據說做手術的時候特別怕找家屬，說一找家屬就有事，不找家屬，做完推出來那是正常的，沒事。所以他

們家人攔走廊坐著等著，提心吊膽，就怕醫生出來找家屬。真是，一會兒人家就通過小窗口就召喚家屬過去了，過去就說，現在老人家這個癌症已經不是主要病了，退到次要位置了。那什麼是主要的病？說中毒性肝壞死，就是這麼多年吃了這麼多好藥，把肝吃壞了，中毒性肝壞死。那怎麼辦？最後徵求家屬的意見，原樣就縫上了，就是哪也沒動，已經不行了，就縫上了。我聽了這個故事以後我就想，這人怎麼這麼可憐、這麼悲哀，你說有點什麼東西，你要是起點貪心，別人還多少能理解點，你說藥是個什麼好東西？老人不都說，「是藥三分毒」。你把這個，因為不花錢，我隨時可以吃，我還淨吃好藥，你還當做一個好事。最後，我聽說好像沒有幾個月活頭了，因為你看開了又原樣縫上，肯定是不行了。

再一個我就是想說說，就是第二個遠離。我第一個遠離說遠離誘惑，第二個遠離說說遠離是非。這個遠離是非，我為什麼還想說說？因為現在每天接觸到的全是這個話題，就是沒有離開這個話題的。這個是非也真是害死人，但是有智慧的人他怎麼樣對待這個是非？我說第一個，你要大度能容。咱們學彌勒佛，度量大大的，笑容多多的，你做到這點，是非它基本上就不太沾你的邊。我過去說過這句話，就是人與你斤斤計較，是人不如你；你與人斤斤計較，是你不如人。別人和你計較，那是他不如你，他和你計較，反過來你再和人家計較，那你就是不如人。咱們修行人是不是在這方面也給大家做個榜樣！不要計較，有啥可計較的！什麼長短、對錯都是假相，你都心裡明明白白的，你還去往那個窩窩裡跳，那你傻不傻！我就是不太會跟別人計較，別人跟我計較，你要的我都給你，你喜歡的我都給你，你要的我不要。這點我也是向師父學習，你不喜歡的，你不要，那我要，你要的都給你，你就這樣，還有啥可計較的！所以一個人的快樂，不是他擁有的多，而是他計較的少。他為

什麼快樂？不是他有多少財富，不是這樣的，是因為他計較的少，他不計較這些個東西。師父這兩天不是說，不做別人的垃圾桶，原諒別人就是善待自己，恭敬別人就是莊嚴自己。你不恭敬別人，你自己想莊嚴你莊嚴不了；你不善待別人，你也就是不善待自己。你把這個關係把它搞明白了，你自然就有智慧了。

我做這幾條，這幾句話供大家借鑒和參考。我是一不看是非，我看不著是非，尤其是誰和誰啥關係我一概不知道，我從來不研究。不看是非，這一定要排第一位，你看了你肯定就會起心動念。第一個不看是非。第二個不說是非，別人一說張三如何、李四如何，你趕快湊到跟前去，幫著人家添添油、加加醋，也跟著人說。第二是不說是非。第三個是不傳是非，到我這就劃句號，你說啥我聽著，我這耳聽那耳冒，沒冒過去的到我這也劃句號了，我絕不會再傳給第三個人。不傳是非，傳是非我們北方話叫扯老婆舌，這是很不道德的，有德行的人要把自己的身心修養得完美。還有這樣的做法，這是有人總結的，說「是非窩裡」，你說咱們每天接觸的，可以說就是在是非窩裡，每個人都面對這種情況。怎麼做？有智慧的人是這麼說的，說「人用口，我用耳」，別人說這些是非，你也在這是非窩裡，人家用嘴在說，你用耳朵聽，聽完了過去，你這是有智慧。說「熱鬧場中」，特別熱鬧的地方，「人向前，我向後」，我不往跟前湊合，我不湊熱鬧。說「口舌場中無我分」，就沒我分，我不沾邊。這是不是都是經驗！「口舌場中無我分，是非之地無我蹤」，沒有我的蹤影，那個地方你找不著我。這些我覺得都是很好的名言，對我們每個人，怎麼樣來遠離是非都是很有幫助的。「莫說他人短與長，說來說去自遭殃，若能閉口深藏舌，便是修身第一方」。禍從口出！

下面再說說閒言雜語之五，這個我想說一說就是「要選準方向

和目標，不要跟風跑」。我這裡面講三個一，第一個一是「一心念佛，莫換題目」。為什麼我想說說這個題？因為現在真是情況很複雜，人們這個心定不下來，沒有主意。我七月份去五大連池鐘靈寺，去看我的第一個師父覺悟法師，老人家生病了，想我，託人捎信，我就過去了。老人家就問我，素雲，妳在幹什麼？我說在念阿彌陀佛。老人家說，好好好，念阿彌陀佛好。他說，我身邊有的老居士念了二、三十年阿彌陀佛，已經念得很像樣子了，但是現在就改了，改念別的了。我說師父，那改念什麼了？師父說，白蓮教。我不知道白蓮教是怎麼回事，我們不能去妄加評論。我在這裡想說的就是一心念佛，不要換題目，我們這些老菩薩們，時間是已經很緊了，不多了，你要再換來換去的，真是沒有時間了，你把大好的機緣可能就錯過了。

所以我自己，我就是死心塌地的念阿彌陀佛，死心塌地的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一定要在這一生了生死，出六道、出十法界。其他的事都是小事，也都不是事。一定要放下，千萬把一心念佛這個事擺到第一位。一心念佛再加上改過，光念佛不改過不行，一定要改過。這個習氣難改，難改也得改。你要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你光念佛不改過你去不了，一定要改毛病。改你最難改的那個毛病，從那開始。你覺得你哪個習氣最重，你就把它放在第一號，先從那著手。批評自己就像拿刀扎似的，一定要扎到疼的地方，不疼不癢的你不在意。所以一定要一心念佛，莫換題目，要老老實實的改過，這是第一個一。

第二個一，「一門精進，長時薰修」。這句話就是我從二〇〇三年接觸到《無量壽經》的光碟，和接觸到《無量壽經》的經本，我聽的，好像在我印象中，解決問題最快的就是這個，這句是我最先聽懂的。我為什麼將近十年了，我一直是一部《無量壽經》，一



句阿彌陀佛佛號？師父講的時候，就這「一門精進，長時薰修」，我記得一開始的時候，我不太明白什麼意思，但是我反覆的聽這一塊，我就想一門是什麼？精進是啥意思？啥叫精進？然後長時薰修，我就自己舉了個例子，我記得南方他們愛燻肉，燻肉底下擱文火，呼呼那麼燎著，那叫燻，長時薰修是不是這個意思？所以就這句話，是我讀《無量壽經》、聽《無量壽經》最先理解的。所以這些年，我就一直按照這個去做，沒有改變，我應該說還是受益了。無論是法門也好，還是你讀的經論也好，現在一定要選準，不能經常變換，這是第二個一。

第三個一，這是我自己的感受，「聽一師之言」，就是一個老師。佛門我三個老師，第一個老師是覺悟師父，覺悟師父是修淨土的，他老人家就告訴我念阿彌陀佛。所以我接觸的第一個師父就是正知、正見、正修，是覺悟師父把我引進佛門的，這是第一個師父。第二個師父是一個密宗上師，香根拉馬交活佛十五世，四川色達的。我見過師父兩次。當時不是說我想拜師父、認師父，就是一個機緣我去了，見著這個師父以後，當時我記得屋裡一共十幾個人，他說的那個話，我不知道別人怎麼想、怎麼理解的，我就覺得那天師父說的所有話都是對我一個人說的，我就這種感受。他漢語又說得不好，我得仔細的聽，但是就覺得師父說的都是我。也就恰恰是這個密宗的一個上師，他告訴我讀《無量壽經》、念阿彌陀佛，你說我這緣是不是好！按道理密宗上師應該教我持咒，師父沒教我持咒。我見他兩次，師父往生了，四十六歲往生的。往生之前，在我師兄《無量壽經》經書的扉頁上，我師兄讓他給寫，說你是上師，不教我們持咒，你教我們讀《無量壽經》，以後我們怎麼解釋？是你說的嗎？你要是敢說，你把它寫上。反正我師兄和師父比較熟悉。師父說，寫、寫，拿一本《無量壽經》，在扉頁上，師父就寫上

了，「讀《無量壽經》，念阿彌陀佛」，把他名也簽上了，「香根拉馬交活佛」，就簽上了。那本書現在可能在我師兄手裡。

然後就是淨空老法師。三個師父對我的教誨是一致的，都是讓你念阿彌陀佛，一點沒差樣。如果說在這之前我自己走了一段彎路，那時候我不知道什麼叫佛、什麼叫佛法、什麼是佛經，我全不知道。我一九九一年請觀音菩薩以後，我就以為是，甚至那時候我把氣功都當成是佛，沒有那個明確的概念。所以東跑西顛的，也看了不少師父，也看了不少人，反正一說哪有大德我就去了。所以現在我為什麼告訴同修們別亂跑，老老實實在家裡念阿彌陀佛，一切問題都解決了。

這是聽一師之言，信一個師父的話，照一個師父說的去做，這三個字就是聽、信、做，都是這一個師父。所以現在就是老法師。我從去年四月四號見到師父以後，就覺得是一種緣，可能多生多劫我和師父就是師生關係，我就一直是師父的學生，所以這一生又碰到一起了。師父一看我，這多少世了還擱六道裡骨碌，這也太不爭氣了，所以現在緊著提溜我。所以把我講成名人了，這回我把妳講成名人，我看妳往哪跑，妳做也得做，不做也得做。我就想不能讓師父傷心，這一生一定得修出去了，再不修真是誰都對不起。在我心目中，真是老法師就是我的老師。雖然有些形式的東西我不太會，我也不太願意做那些形式的東西，但是我知道我內心，我對師父是非常非常敬重的。

最後給大家說這麼幾句話，也算是對同修們的一個供養，就是「念念阿彌陀，心心極樂土，具足信願行，今生必成佛」。我再說一遍這四句話，「念念阿彌陀，心心極樂土，具足信願行，今生必成佛」。還有另外八句話，「那伽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，八萬四千門，門門皆禪定，一句阿彌陀，即是深妙禪，佛法妙妙妙，皆在佛

號中」。最後兩句你要記住了，你要信，你去做，你就體會到那個境界了，就是「佛法妙妙妙，皆在佛號中」。

很多居士問我，怎麼修得力？我說就那四個字最好使，關鍵是你信不信、你做不做？你真信、真做，就阿彌陀佛四個字，就解決根本問題，就解決你成佛的問題。你非得貪多，這個經我不讀，我對不起誰誰誰，那個經不讀，也對不起誰誰誰。佛菩薩，你看我不讀《地藏經》，地藏王菩薩是不是不高興？我不讀《普門品》，觀音菩薩是不是也不高興？我說佛菩薩要是這樣他就是凡夫。這個不高興，那個不高興，我說那是凡夫知見，那不是佛菩薩知見。你就老老實實念這四個字，二六時中心裡就裝這個，你今生不成就那不可能！佛菩薩能撒謊嗎？能騙人嗎？能打妄語嗎？

今天講了這個「閒言雜語」，是閒言雜語也非閒言雜語，但願在聽者那裡能夠起到一個什麼樣的作用？閒言不閒，雜語不雜，如果能起到這個作用，就阿彌陀佛了。今天就講到這裡，感恩大家，阿彌陀佛。